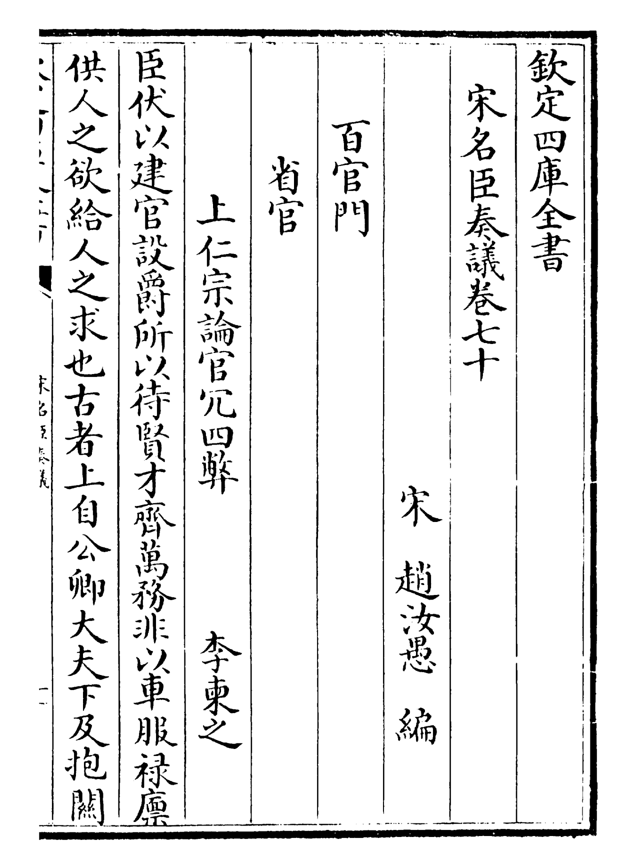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奏議卷七十

宋 趙汝愚 編

百官門

省官

上仁宗論官冗四弊　李東之

臣伏以建官設爵所以待賢才齊萬務非以車服禄廪供人之欲給人之求也古者上自公卿大夫下及抱關

擊柝皆有定員故官無苟得人無他覬漢儒謂爵禄者天下之砥石聖王所以礪世磨鈍又曰爵禄者人主之操柄葢聖世制人御俗其於爵禄也謹重之如此國家四聖接統治安百年聲明文物比隆三代其如吏員雜冗上下繁多若不澄其源復加數年則益難淘汰今選舉之路未精補廕之門太廣恩倖之路未息因縁之弊未除唐制明經進士及第每歲不過五十人今三四年内放四五百人校年累舉不責詞藝謂之恩澤者又四

百人又陜西兵起保恩二州卒叛廣南儂賊冦掠而逐
路舉人悉加録用荒唐淺陋被恩者不可勝數諸科唯
専記誦質其義理一所不知加之生長畎畆不習政術
臨民治衆能曉人事者十無一二歲并放五百餘人此
所謂選舉之路未精也西漢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
歲得任一子為郎王吉尚謂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
驕驁不通古今文武官三司副使知雜御史少卿監剌
史閤門使而上歲任一子帶職員郎諸司副使以上三

歲得任子文武兩班可任子者比之祖宗朝多逾數倍遂使膏粱子弟充塞仕途一士遭逢子孫皆在仕宦稚兒外姻並沾簪笏之榮而又三丞已上致仕者任一子况七十致仕古之常制少登仕宦晚至三丞恩惠未見及民功業未聞及國至其退罷更令任子退一老者進一孺子甚非國家優賢取士之道此所謂任子之恩太廣也漢宣帝躬親庶務王吉上疏謂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使居位蓋以位者待才用之宅不可以恩私

得也位無高下皆當愛惜外家故人尚當若此況嬪嬙近列宗姻之外親乎今嬪嬙之侍宗室之妻有邑號視品者皆得奏薦弟姪及皇親納婿皆白身受官行賂求婚多得市井浮薄之人以汚宗室以至内臣之家因沿事任奏授甚多此所謂恩倖之路未塞也三省暨百司胥史本於主行文書供給役使調官補吏已為冗多而又因緣權勢悉換班秩至於權貴之家給役之輩明有恩例亦授班行歳增日益莫知其數所謂因循之弊未

除也入仕之門雖補官之路多而士大夫皆以為患而言者不為少事未宣行而物論興者何也葢僥倖厚者未嘗裁損恩澤薄者先議減除如向來孔道輔等止欲釐百司吏人是也往年減省廕補近臣之家靳惜厚恩務全已欲但於服屬疎者舉行數事而已使天下論議多不厭伏者率由措置之未公也大凡立法自貴者始則人無怨心請先自嬪御宗室及兩府大臣以至帶職員外郎諸司使副已上及內臣之家一切裁減之十年

當見成效尚循舊貫不圖改爲欲望起治道清仕途不可得也至和二年九月上時為右諫議大夫

上哲宗乞清入仕之源　　上官均

臣聞朝廷設官分職所以治事才者並用則職脩而事治才者不用則事紊而職廢才否並用則政事之不治者常半今之士大夫列于版籍者可謂至冗矣京官自承務郎至朝議大夫凡二千八百餘人選人一萬餘人大使臣二千五百餘人小使臣一萬三千餘人舉天下

之員闕不足以充入仕之人故吏部左右選用闕京朝官及大小使臣大率一年以上選人須及二年以上或三年而闕次之遠者莫如選人大抵一官之闕在任與夫已授而又擬之者凡三人故自得替如不該移令待試法之中否須近一年而後擬呈已擬差必待闕三年而後就職七年之間方成一任京朝官待次幾一年而後得差遣待闕一年然後就職五年之間方成一任以常人言之三十而仕又十五而改官至七十而致政共

成七任耳又況三十未必仕仕者未必皆至七十而又有不幸私故陷於吏議年雖及之未必滿七任也故舉天下之士大夫其才可以治事不至曠職者未必及半就令及半居閒之日常多而治事之日常少此天下之郡縣所以不治閭井之民未純被朝廷之德澤者良以此也臣以為欲郡縣之治在夫才者居職欲才者居職在乎使其居閒之日少欲其居閒之日少在乎清入仕之源切觀今之自文職入流者凡四進士補蔭與夫納

粟得官百司胥吏是也自武職入流者凡三武舉補廕與夫百司胥吏是也計其才行可以居官治事者納粟胥吏不如補廕補廕不如進士武舉何以言之為進士者自十年就學加之十年而後能治經閲史綴緝文詞又加之十年而後能問學通愽成就其志其學可謂勞矣及夫有司試之必擇其明達義理而稍工文詞者方得薦送又求其尤者始預禮部之選又加廷試而後賜第擇之可謂至詳矣三年一取士舉天下學者群試于

有司亡慮數萬人而賜第者僅五百人取之可謂至艱矣彼貴遊子弟恃其父兄之蔭補類多驕墮不學僅通經義稍成文詞者則必中選就令屢試不中年及三十亦得出仕其賒進士篤志講學趣操自立宜有間矣百司胥吏主行文書積年寡過例該禄仕又豪右之家以貲授官其才品庸下素不知義又外臺郡守奬薦之所不及彼固分甘自處於卑賤之地豈復有奮勵之意其賒補蔭子弟聞父兄之教少壯就官有鄉進之心宜有

間矣由此觀之計才量行可居官治事者納粟胥吏不如補廕補廕不如進士理之必然也又進士科所謂特奏名者凡五等其最濫者但曾一次預薦僅及三十年即該推恩其就廷試則試題平易字數減少有司考校又加寛假但粗成文理不至甚紕繆者皆置第四等以上未滿七十者即更不須保任便許出官昨元豐八年特奏名係第四等以上者四百餘人可謂冗矣夫進士自秋試至省殿三處考校僅取五百其間尚容幸得又

况偶獲一薦累試見黜年高才耗學術忘廢其比進士實固相遠而又五路學者鮮少取人數寛但獲一薦雖不事學坐待及二十年便該仕禄大率多年五六十以上既就仕宦誰肯舉薦夫以血氣衰耗有茍得之心薦舉不及無向進之意其能精明治事廉潔自守者十無一二智識才力方之進士固有間矣夫以特奏得官與夫補蔭流外之人學術才行皆不足以方進士而入仕之數常多於賜第之人並趨吏部吏部按格不計入流

清濁才行高下但以到部先後注擬授差遣以此待次者常至七八百人注擬二年以上員闕故負才可用之人率為特奏名得官與夫資蔭胥吏之流冗占壅滯比肩待闕居閒之日多而治事之日少者常以此也不清其源欲官之不濫才者之獲進不可得也臣以為四者之冗有可罷者納粟得官是也有可以裁抑者特奏名資蔭胥吏是也竊聞嘉祐四年以後係特奏名者纔數十人自治平至熙寧三年止有百餘人自熙寧六年至

今每次推恩入仕不減四五百人臣欲乞參酌祖宗故事須曾取到文解或經殿試計若干舉方許就省試實得文解及經殿試若干舉方許就殿試其就殿試文理稍優者方得充四等以上每等限定人數不過若干人其在四等外者不理選限其曾預一薦雖及三十年不在推恩之限益累曾取到文解或經殿試即須稍有文學不至空踈四等以上限以人數則有司所取不至冗濫如此則稍可以革特奏之弊矣臣又見廣南攝官取

本路曾預兩薦者權攝簿尉一任無過遂得正授雖曰優假遠方士人然僥倖太過若量加舉數即可以損入流之冗矣臣以為古人之仕者世禄葢使為之後者一人世馬禄廪之而已矣詩人之所譏謂棄賢者之後絶功臣之世今之寄禄官自大夫以上初升大夫即奏補子弟一人其後兩經郊恩與致仕之日皆許奏蔭其為大夫以上歳月深久往往奏薦多至數人夫廉謹無過積日叙遷而為大夫者未必有功而賢者也官其子弟

一二人以寵其後固已厚矣臣欲乞自兩省兩制以下至大夫奏補之數宜加裁減限以多少則可以革資蔭之濫矣百司胥吏積勤累日大率須及二十餘年方得出仕唯三省人吏最為優幸每以點檢諸處文書酬奬減年出官最速其不願出官者坐理資任至為郡守宜加裁抑使無過厚則可以損雜流之弊矣四弊既損則入仕之源清而才行可用者不久於待闕不久於待闕則治事之日多而職業無不舉矣臣聞張官置吏所以

為民今若捐虚授之禄以養害民之吏姑息不才之士以妨有才之進豈為民設官之意耶願陛下明詔有司講求官冗之弊澄清入仕之源以幸天下實非小補元祐元年八月上時為監察御史

優禮

上仁宗乞優禮李允則晁迥　劉隨

臣伏覩近降除書以客省使康州防禦使李允則特授寧州防禦使仍放朝謝與假將治行恩加勲舊事出非

常凡居將帥之臣各勵公忠之節竊以李允則素懐韜
略動有機權屢委邊防務期安輯不邀功以生事無縱
敵而失謀雖古之名將無以加矣是以行命之日中外
皆喜必若制置軍馬經略亭鄣樞近大臣成筭之外若
召而賜對詢以方略則老將諳練必有所長臣又伏見
太子少保致仕晁迥端莊植性冲澹自居歴任三朝埀
五十載徊翔兩制踰二十年先帝寵遇便蕃講求典禮
議論詳正無不參預加以繼司文柄時謂得人今之臺

閣清流州郡循吏迴之論辨所得居多近者引年致政斯為達禮五常百行釁無缺焉文苑指為宗師朝野推為君子有兹儒雅之望未行優異之恩臣亦願兩宫聖慈特同允則近例賜以全俸豐其燕居其或朝廷將行大禮時議大政宰司裁成之外特開延英訪以經史耆儒詳練必有可觀每遇萬幾餘閒温凉得所詳延二老賜之從容俾説往古治亂之因國初經制之務如此則文事武備盡美於昌朝養老乞言有光於古昔尊體宿

舊益厚於時風傳示方來用光史冊臣以為文武班中功名雅望終始一致以至高年者唯此二人允謂時賢恐須旌別天聖二年八月上時為左正言

上仁宗乞加禮杜衍等　馬遵

臣聞推隆耆年則民德歸厚崇勵高節則薄夫以敦此前籍之通規而先王之達禮也竊見皇祐中明堂大赦曾召兩府舊臣杜衍任布等陪位雖各人辭疾不預侍祠之列陛下降詔禮遣使輒賜予備厚復恩其子殊榮

異禮照耀一時陛下優賢養老之意白於天下而人知勸矣今杜衍且八十德望愈隆使古禮復行當在吏老之位至如近侍致政而歸者張昷之之公直劉夔之清方如此等皆為良士今陛下享壽安之福行恭謝之儀凡在高年正宜加禮臣愚欲乞聖慈指揮中書候將來大慶禮畢檢會明堂恩例特賜施行使衍等黄髮復見太平之事書之史冊足為美談庶幾冒榮越禮之人睹而知愧化薄歸厚或出此塗嘉祐元年九月上時為左司諫

上英宗論呼官過禮

張方平

臣聞君尊臣卑人倫大義所以立朝廷之體定上下之分不易之道也故君前臣名著自上古陛下紹膺寶命光宅萬邦隆意虛懷優遇羣下大小之臣進對率稱其官此乃等夷相推民吏奉上之言非所以正尊極而隆堂陛明王制而崇主威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以至禮樂不興刑罰不中真宗嗣位之始厚待先朝宰相呂端李沆初不呼名二

臣上表固辭尋如常禮陛下歷數在躬及兹四年君臣之際尊卑之分别嫌明微在乎言動願陛下總攬權綱威恩並用呼官過禮乞從寢削曰公曰卿足正名分長轡遠馭使無遺力則百職並修庶務以濟此遠者大者之體也治平三年上時為翰林學士承旨

上哲宗乞優待文彦博而勿煩以事

呂陶

臣聞三公者上應台階下同元首表正萬邦儀刑四海

不必備其官不可名以職委任之重則以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為事體貌之隆則御坐為起在輿為下非若六卿庶尹分曹治事而各有常責也漢世以來典章因革與古不同乃以丞相兼三公之事至成帝時始從何武之議特置此官光武中興孝明繼治皆勵精以親庶政然而不知稽古建官之本意不明道揆法守之事宜乃以吏事課覈三公其人或失而其禮稍薄甚者有至罪斥詬辱之累君臣始終安得不戒今太師文彦博弼亮

四世位冠一品才業推髙於朝廷威名取敬於强敵陛下渴見儀形特降褒詔供饋許肯異數優容前代莫擬深合古先聖人尊崇元老之義有大論議詢之而後定可也有大措置審之而後行可也經筵講道接之則師範嚴矣敵使在廷望之則國體重矣若乃居以一官責以庶事則臣愚猶以為未安葢三省之務叅總萬目鉅至於命令機權細至於簿書期會紛紛坌集日交於前而丞輔之職無所不統一有闕失責亦隨之雖彦博康

寧強健材力裕然猶若閒暇而年過八十無預齊喪豈
可處之以勞唯宜待之以佚且古之養老以祝噎祝鯁
居其前後豈為所養之人皆至衰耄而設之蓋情之所
恤者深則禮之所加者備安可因其康壯則必煩以事
哉恭惟先帝考古作法更新官制以三省大臣執國之
柄釐治萬務唯師傅之官久虛其位而有一人焉以四
世輔弼之舊適居此職則固宜以論道經邦責之不必
累以官事庶幾上顯朝廷褒崇勳德之意不乖四海具

瞻之心臣待罪言路不敢以輕賤自默陛下恕其狂瞽而裁之以義元祐元年四月上時為殿中侍御史

上哲宗乞令文彦博朝朔望　劉摯

臣伏見陛下降詔遣使召太師文彦博赴闕唯彦博以勲名之重翊亮四朝可謂社稷元臣宜乎陛下思見其人而加禮起之甚盛事也臣竊觀自古以來莫不貴德而尚齒然宗工大老遇之必以禮而處之必以道故或尊之以為師保或養之以為三老五更或使之朔望一

朝或間趨朝廷平章重事或有大政就而咨決考於前
載故事具存今彦博之來在聖謨神慮必有以處之將
一見其儀形而已耶又將有所咨訪耶將留之朝廷以
自輔耶又將任之以政耶今外議但見宰相虛位久未
除人皆以謂陛下必將以三省長官命彦博矣雖臣愚
意亦不免出於此然臣切謂誠若議者所料付以三省
之政緣有官則有職有職則有事四海之大萬務之繁
大小無所不總日夕裁決朝會陟降殆恐非八十餘年

老臣之聰明筋力所能宜也有職事則不能無得失使任其責則傷恩釋而不問則廢法又非所以養元勲而尊舊老也彦博雖老矣然忠厚敦大足以慰士大夫心其氣略足以彈壓强悍其威望足以鎮服强敵誠宜今日優游左右以為朝廷重古之人以老成有過於典刑葢為是也臣欲望聖慈詔彦博以本官朝朔望遇有軍國大事特賜宣召詢以籌策不須以事攖之夫以三師之尊獨承天子清問獻納以决大議而不勞以事此陛

下之所以尊禮舊德者至矣不親於權以進强君道不疲於職以休養老境而無累於出處之際此亦臣子之可以處而安也恩恊義稱無以易矣伏望自聖心使天下無異辭臣不勝區區元祐元年四月上時為御史中丞

上哲宗乞以陪祠召張方平　劉摯

臣近見詔書以季秋大饗召南京太子太保致仕張方平赴闕陪位今聞方平已有辭免者臣謹按方平盛德元老其學誼志藴極高明而盡精微在仁宗時以文學

論議居風憲侍從之任啓沃獻替風采凜然而尤蒙英祖之知神考在位熈寧初擢為參知政事未及旬朔以家難去位除服還朝而王安石秉政矣方平論既不合又剛毅不肯少屈於是去國在外以至退老平生之才曾未少施天下所惜自陛下臨政以來收進耆舊凡名德之老皆在朝廷出入陟降有以敦風俗而重廟社化姦慝而鎮强敵中外翕然復見祖宗人物之盛豈不休哉而於此時獨遺方平未見及之士大夫切以為疑焉

臣載惟國家每遇郊饗大事必召舊人故老使來侍祠乃君臣之間至恩盛典然從來止舉故事備禮一詔之故其人亦備禮一辭之少有至者上下恩意滅裂施之虚文而已今陛下春秋鼎盛太母簾閣施政於斯時也惟患舊德之不盡集於朝也况陛下初展帝饗而方平天下之大老臣愚欲望聖慈特遣中使稍加禮數止以大禮陪位詔之則方平不應不至既至召見賜之延問閱其議論考其志識或有可用則留之朝廷以自輔翼

亦不必攖以職事若其無足以當聖心則祠事既畢以禮遣歸而已亦自可以成就陛下尚賢貴齒渴見老成之意臣不勝震越元祐元年九月上時為御史中丞

上哲宗乞加張方平恩禮　蘇　軾

臣伏見太子太保致仕張方平以高才絶識博學雄文出入中外四十餘年號稱名臣仁宗皇帝眷遇至重特以受性剛簡論高寡合故齟齬於世然趙元昊反西方用兵累歲不解公私疲極方平首建和戎之策仁宗從

之民以息肩書之國史又於熈寧之初首論王安石不可用及新法之行方平皆逆陳其害大節如此其餘政事文學有補於世未易悉數神宗皇帝知人之明擢為執政會丁憂服除為安石等不恱而方平亦不為少屈故不復用今已退老南都以患眼不出灰心槁形與世相忘臣竊以為國之元老歷事四朝耄期稱道為天下所服者獨文彦愽與方平范鎮三人而已今彦愽在朝鎮亦復用方平雖老杜門難以召致猶當加恩勞問表

異其人以示二聖貴老尊賢之義今獨置而不問有識共疑以為闕典頋因大禮之後以向者召陪祠不至特出聖意少加恩禮或遣使就問國事覲其所論必有過人臣忝備禁近不敢自外昧冒陳列戰越待罪元祐元年十月

上時為翰林學士知制誥

上哲宗乞許文彦博等辭避免拜

蘇軾

臣近奉聖旨撰賜文彦博呂公著今後入朝免拜詔書

今又准内降指揮撰不允彥博辭避免拜批荅臣謹按禮經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所謂拜君命者傳命而拜非朝見也然且不免周天子賜齊威公胙曰伯父耄老無下拜公曰天威不違顏咫尺下拜登受所謂無下拜者拜於堂上非不拜也然且不敢鍾繇以足疾乘車就坐疑若不拜然亦無明文君前乘車豈足為法而馬燧延英不拜葢是臨時優禮無令後遂不復拜之文祖宗舊例如吕端之流以老病進對亦止於臨時傳宣不拜

今來彦博公著今後免拜指麾自是朝廷優賢貴老度越古今無可議者但臣是有司合守典禮兼恐彦博公著終不敢當以臣愚見不若允其所請若聖恩優閔老臣惓惓不已遇其朝見間或傳宣不拜足以為非常之恩臣忝備侍從懷有所見不敢不盡所有不允批荅臣未敢撰元祐二年八月二十四日詔賜文彦博吕公著曰朕聞几杖以優賢著之典禮耋老無下拜書於春秋魏太傅鍾繇以足疾乘車就坐自爾三公有疾以為故事而唐司徒馬燧亦以老病對於延英詔使無拜今吾耆老大臣四朝之舊德隆而望重任大而憂深者唯卿與公著而已方資其耆龜之告豈責以筋力之

禮今後入朝凡有拜禮宜並特免卿其專有為之報略無益之儀毋或固辭以乖朕意二十八日彦博等上章辭不拜恩命軾為翰林學士上此奏遂詔曰朕優禮師傅達德齒之尊以亟拜為可略古之道也卿謹嚴朝廷明君臣之分以不拜為未安禮之節也道並行而不悖義有重而難違勉徇所陳不忘嘉歎所請宜允仍詔公著以步履稍難自今每遇入朝特許令男一人入殿扶掖

上哲宗乞聽文彦博以太師就第留備訪問

范祖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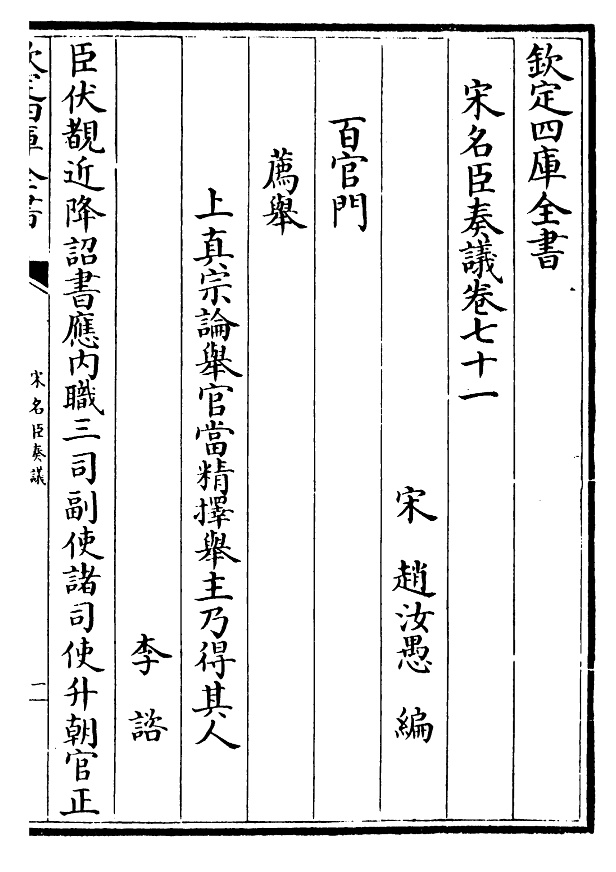
臣伏聞陛下已許文彦博求退降詔俟至中春議從所欲者彦博年八十五爵位已極唯是得解重任歸休私

第乃其幸也陛下憫其過老以其累請而從之為彦博身計私計則可謂美矣若為朝廷計則臣請試言之彦博為相四十餘年歴事四朝仁宗時為樞密宰相八九年先帝已加優禮許其致仕陛下嗣位復召而起之葢藉其威名宿望以為朝廷之重也京師及四方軍民久服彦博之名以在朝廷則朝廷必重向若陛下不復召之則亦已矣今既起之則不可使輕去朝廷彦博雖老精力尚强卧置京師足以為重外則西北二敵必懷畏

憚夫以四海之大若常無事則人人皆可為大臣矣豈無萬一非常之慮哉彦博在朝非謂日月有用益備緩急或有時而用之耳當先帝之時足以容彦博閑退今二聖垂拱委政大臣尤宜得老成之人以服天下之心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老成人重於國之典法也益以其經歷既多但問以累朝之事所知尤勝他人況其別有所補哉今舊老唯彦博一人若去則其餘在朝者皆是後進無前輩矣老者任用之日不久國家所

宜惜臣自聞陛下許彦博之去朝夕思慮竊謂陛下若欲彦博更得優逸但聽其解軍國重事以太師就第留之京師以備訪問不必再除致仕朝廷有貴老尚賢之美足以繫屬天下人心所補實多陛下進退元老臣不當預論議然臣職在侍從茍有益於國不敢不言惟陛下深留聖思更賜裁擇其劄子仍乞留中元祐五年正月上時為給事中

宋名臣奏議卷七十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奏議卷七十一

宋　趙汝愚　編

百官門

薦舉

上真宗論舉官當精擇舉主乃得其人

李　諮

臣伏覩近降詔書應內職三司副使諸司使升朝官正

言監察已上各於見任知州通判知縣縣令内奏舉一員者此蓋陛下順考古道啓迪鴻猷顧萬務之至繁思衆才之共理遂申命於執事俾各舉於所知冀英俊無沉陸之嗟而朝廷有得人之盛斯實治國掄材之要道也若乃舉不失德式副於明揚如或稱匪其人昌資於委用恭以詔旨云升朝官正言監察已上即是南宫員外郎已上皆得舉官也伏以國家荷錫祚之珍符悟開先之寶系喬丘檢玉雎壤瘞牲修曠絶之上儀沛厖鴻

之渥澤汪濊有同於雲露涵濡靡間於蓼蕭絲綸併示於均禧簪紱盡令於進秩垂紳文陛雖謂於才升應宿仙曹或由於恩授亦有身居散地職異親民若令一槩舉官實恐未能作哲臣以謂舉官之道不如精擇舉主若得其人則所舉之官自然不謬矣昔鮑叔之薦管仲子桑之知孟明祁奚之稱解狐胥臣之任郤缺率皆成功立事垂範作則傳稱唯其善故能舉其類者葢謂此也臣欲乞自職諸司使及正言監察已上須歷任已來

別無贓污及不是見監臨場務者方得依所降詔勑舉官然後據其所舉之人載詢淑慝重覈幽明儻肆欺誣嚴行黜削如此則圭符之吏必獲於循良銅墨之官免貽於貪冒選衆責實或近於斯臣早以庸材遭逢亨會仰荷生成之施敢忘補報之心雖芻蕘之至微亦睿聖之攸擇天禧元年上時為禮部員外郎直集英院

上仁宗論待制以上更不舉官事

歐陽脩

臣近准御史臺牒為臣寮上言待制以上舉省府推判官轉運副等事奉聖旨去年勑命更不行用令臣知委者臣竊詳臣僚上言悉涉虛妄蓋因近日陛下進退大臣改更庶事小人希合欺罔天聰臣試請辨之據上言者云若令兩制以上保舉則下長犇競之路方今上自朝廷下至州縣保舉之法多矣只如臺官亦是兩制以上舉以至大理詳斷審刑詳議刑部詳覆等官三路知州知縣通判選人改京官學官入國學班行遷閤職武

臣充將領選人入縣令下至天下茶鹽場務搉場及課利多處酒務凡要切差遣無大小盡用保舉之法皆不聞以奔競而廢之豈可獨於省府等官獨長奔競而可廢此其欺妄可知也上言者又云遂令端士並起馳騖且馳騖盡係小人豈名端士至如自來舉官之法多矣豈能盡絶小人干求況自頒新勑以來何人舊是端士頓然改節馳騖於何門而得舉乞賜推究姓名若果無之則見其欺妄可知也上言者又云不因請託人莫肯

言此又厚誣之甚也今內外臣僚無大小曾受人舉者十八九豈可盡因請託而得自兩府大臣而下至外處通判以上人人各曾舉官豈可盡因請託而舉若云其他舉官不因請託只此敕舉官須請託即非臣所知也今兩制之中好人不少繁難要切之地皆已委信任用豈可不如外郡通判等不堪委任舉官況兩制之臣除此勑外亦更別許舉官豈可舉他官則盡公唯此勑則頓徇私請此其欺妄可知也又云每歲舉一百五十人

致人多而爭差遣臣筭一人有三人舉主方敢望差遣一百五十人須一歲内有四百五十員兩制為舉主今兩制不及五十人使人人歲舉三人即纔各是一人舉主豈敢便爭差遣况有不曾舉人者或舉不及三人者乞賜檢會去年終兩制以上舉到人數便可知其恣情欺妄也近日改更政令甚多唯此一事尤易辨明故臣不避煩言而辨者伏冀陛下因此深悟小人希合而欺妄也緣自去年陛下用范仲淹富弼在兩府值累年盜

賊頻起天下官吏多不得力因此屢建舉官之議然亦不是自出意見皆先檢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所以元降敕文首引國書為言是也當時臣僚並不論議近因仲淹等出外與朝廷經畫邊事讒嫉之人見其不在左右百端攻擊不已此事朝廷不暇審察便與施行臣昨見富弼自至河北緣山傍海經畫勤勞河北人皆云自來未有大臣如此其經畫所得事亦不少歸至國門臨入而出使河北官吏軍民見其盡忠而不知其罪

狀小人惟務希合又不為朝廷惜事體凡事攻擊至今未已況朝廷用人屢有進退豈有一人纔出便不問是非盡改所行之事若大臣一度進退政令一度改更如此紛紜豈有定制伏望陛下重察愛惜之私辨其虛實之說凡於政令更審改張臣檢察元降舉官勑意亦是於國書檢用祖宗所行之法今上言者却云因諫官論列致差遣不定而有更張事涉臣身不敢自辨然臣在諫省日言事無狀致今來臣寮皆以為辭豈可尚冐寵

榮不能自劾請從黜罰以弭人言臣伏見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正之士進退之際各有恩意此所以能使忠臣義士忘身報國至死而不已也其今後臣僚希附上言攻擊前兩府所行之事乞賜辨明擇其實有不便者方與改更庶全大體則天下幸甚臣伏見去年八月二日元降勑命節文云比於國書擇諸治要見其官人之際尤重外臺之選又云然其進任必屬近臣又云告示賞罰之命皆三朝之攸行此是元議舉官因依乞賜詳

酌慶歷五年上時為龍圖直閣學士河北轉運使

上仁宗乞在朝文武官舉州縣官二人為京官

錢彦遠

臣伏以祖宗以來慮天下人物沉滯孜孜蒐訪雖左右侍從亦許延拔俊良所以達幽隠而勸能否故勅命在朝文臣自知雜御史以上武臣自觀察使以上皆歲得舉外任州縣官二人為京官而近年往往縁所舉之人或有改節踰矩刑罰并坐一切皆不論薦甚非詔書本

意且唯賢知賢求士報國此古人勇為之事也苟不為權勢脅奪不為賄貨遷染操至公之心達天下之才彼當立効成功何由謫累能至皆因已不明乃謂無害可引致陛下恩澤之詔鬱而未宣為羣臣私計則精在國家遠圖甚失伏望聖慈令中書檢會先勑自文臣知雜御史武臣觀察使以上應合舉官臣寮職位姓名每季行牒移趣候舉奏訖即關報御史臺如至歳終不曾舉官並仰彈劾所貴英彥聚在本朝少廣得人之路皇祐元年

上時知諫院

上仁宗乞諸司長官舉寮屬　傅堯俞

臣伏覩兩制臣寮與御史臺審刑院大理寺等處更互舉逐司屬官頗為不便臣不敢委曲叙陳上煩天聽粗條一兩事伏乞詳擇頃者御史闕員凡一年半方得韓縝昨吕誨出臺又當學士院舉官填補逮今幾歲而薦章未上葢緣人衆議論難合以一介之士須數人皆熟其材行其為留滯固無足怪使元勑日限遂為空文去

年舍人院舉太常博士李球充詳議官而審刑院乞選常歷法官者旣而飛章論辨卒不復舉去就之間頗傷事體且諸司長官朝廷遴選其所付與固已非輕至於擇人獨不倚辦臣竊謂未為得也欲乞今後應諸司寮屬合舉充者一切委長吏自薦尚非其人及稍涉朋比重坐舉主則孰敢不盡其心况此事唐相陸贄論之詳矣儻蒙施行深愜公議嘉祐七年上時為殿中侍御史裏行

上英宗乞以臣寮所舉官置簿親加選擇

司馬光

臣聞致治之本在於得賢天下至廣羣臣至衆人主不能徧知必資薦舉不得其實則邪巧並進官職耗廢是故設連坐之法以懲之此百王不易之道也伏見近降詔書令中外臣寮於文資官内不以職位髙下舉行實素著官政尤異可備陞擢任使之人又於諸司使以下至三班使臣内舉堪充將領及行陳任使之人此乃前世之令典當今之切務臣始聞之不勝慶抃既而議者

皆言數年之前亦曾有此詔書所舉甚衆未聞朝廷曾有所陞擢今兹葢亦修故事飾虚名而已非有求賢之實也若果如此誠有何益臣愚欲望陛下盡將今來臣僚所舉之人隨逐人資叙各置一簿編其姓名留之禁中其副本降付中書樞密院若遇文臣轉運使提點刑獄轉運判官知大藩府及武臣總管鈐轄路分都監知州軍等有闕除用舊資叙人外應係陞陟入上件差遣者並乞於今來舉官簿内次等資叙人中陛下親加選

擇點定一人其不係今來薦舉之人不得差充上件差遣若陞陟以後他日職事敗闕不如所舉及犯贓私罪其舉主並依法施行雖見任兩府亦乞不以恩例特放凡係舉官不當降官及降差遣者未滿三年雖遇恩赦不得牽復如此則羣臣莫敢不盡公擇人天下賢才皆可得而官使矣治平元年十月上時知諫院

上神宗乞令兩省官歲各舉五人以備罷使　呂誨

臣竊以用人不考其素舉類不責其實欲官清而事舉不亦難乎且如三院御史闕員例以本臺丞雜翰林學士連狀薦舉務在盡公其如類各不同議亦難合一有情弊害公尤甚臣欲乞朝廷委内外兩省官歲舉五人録其所長隨而籠使如風節可以充御史詞學可以備館職明敏可以剸繁劇循良可以為牧守武略可以任將領章上公車籍於二簿遇有員闕閲其所籍循名責實進擬數人御筆親點一名用之敢以匪人充薦者委

有司彈糾重行黜責如不稱職正其保任之罪若此掄材有素一官闕則預擇之擇之詳矣而又絕其私徇之路進擢之恩一出於上宜其有補公朝任官舉能之術也熈寧二年上時為御史中丞

上神宗乞詔內外之臣各舉所知

范純仁

臣聞唐虞之際俊乂在官成湯亦曰旁求俊彥詩稱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孔子論政則曰赦小過舉賢才是皆

以舉擇人材為治道之先務也方今天下之廣士民之衆不減古昔而庶官得人不及前代良以舉用之道未能開廣選任既由政府多以資任采擇執政不過數人豈能徧知天下之士雖展轉採訪只亦得之私言未如公舉之審實也唐則天以僭竊之政務求多士以收人心廣令臣寮舉薦兼亦人得自舉選任之道固為太冗然猶多得賢俊下無遺材故姚崇宋璟之徒相繼而出開元之治實有賴焉况當陛下刻意勞心興滯補弊之

際若不敷求賢才與之共政則何以致百揆時叙庶政
惟懋者乎求才之術莫若特詔内外之臣各舉所知其
大兩省已上於省府諸路職司之中舉堪充三路及臺
閣清要庶寮之中舉堪充職司知州等人及諸監司臺
諫省府舉堪充轉運判官知州等人亦許舉堪充清要
之人各舉三員並於薦章之中終身保任一有不職與
之同罪及前來應詔舉到未曾進用及臣寮所舉自代
之人一處參較凡是庶官有闕便可選擇進用如此則

俊傑彙進官無曠職上可以輔成聖政下可以激勸多士

熙寧二年上時為同知諫院

上神宗乞六部長貳自舉屬寮　曾　鞏

臣伏以陛下本原周禮參之以有唐六典之書考諸當世之宜裁以聖慮更定官制以幸天下臣誠不自揆欲少助萬一雖無足取者亦足以致區區愛君之心竊觀於書其在堯典稱堯之德曰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平其賢不肖功罪之分而章之以爵賞使百官莫不昭明者

此人主之事也其在說命曰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則承人主之志廣引人材進諸朝廷者此宰相之事也其在冏命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其戒之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則使得自簡屬僚以共成其任者此諸司長官之事也其上下之體相承如此所以周天下之務蓋先王之成法也故陸贄相唐陳致理之具以謂百司之職至於副貳之官與夫兩省供奉之職請委宰臣敘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

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材實終身保任其以舉授之繇各載除書之内得賢則有進考增秩褒升之賞失實則有奪俸贖金黜免之罰非特搜揚下位而已亦以閱試大官其所取之士既責行能亦計資望此贊於經畫之材近世未見其比其在相位所陳先務如此質之於古實應先王之法施之後世可以推行誠古今之通議也陛下隆至道開大明配天地立人極循名定位以董正治官千載以來盛德之事也創制之始新命之官任之以

彌綸所繫尤重其所更革著於甲令或差若毫髪四方受其弊或誤於須史累歳不能救於選用之體尤不可假其非人且臺省長官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御史中丞皆國之重任陛下所選擇而授今尚書既領天下之事員外郎凡二十四司用吏幾百員其餘屬佐尚不在數中若使本司長貳之官自郎以下員有未備皆舉二人以聞以陛下之明其於羣臣材分無不周知取其所舉擇用其一其餘書之於籍以為内外之官選用之備

庶幾為官得人足以上副陛下作則垂憲非常之大志且本朝著例御史中丞知雜至省府之長固得自舉其屬而館閣監司牧守之官亦嘗屢詔近位皆薦用所知名臣偉人往往由此而出則推而廣之求於故事實有已試之効其所薦之士采其一其餘書之於籍以備選擇猶舊闕御史一員聽舉一人其一不中選者亦以次甄進則稽諸累朝亦故事也伏惟陛下本周命太僕慎簡乃寮之意采陸贄臺省長官舉吏懇懇之論為本朝

已試之法使先王之迹自陛下追而踐之如此則任衆之道隆進賢之路廣疎遠之士懷材者皆得彙征要近之臣奬善者皆得自達以陛下之臨照誰敢不應之以公以陛下之考覈誰敢不赴之以實既得其人授之以位然後陛下以公聽並觀分别淑慝以執中至信行其賞罰如此則允釐百工庶績咸熈可無為而致堯之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如是而已如臣之説為可采者其推行之法陸贄所陳惟陛下察其疎密詳加損益元豐二年十一

月上時判
三班院

上哲宗乞以十科舉人　司馬光

臣竊惟為政之要莫如得人百官稱職則萬務咸治然人之才性各有所能或優於德而嗇於才或長於此而短於彼雖臯夔稷契止能各守一官況於中人安可求備是故孔門以四科論士漢室以數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授任則世無可棄之士臣誤蒙甄擢備位宰相遴選百官乃其職業而知識淺短

見聞褊狹知人之難聖賢所重寰宇至廣俊彦如林或以恬退滞淹或以孤寒遺逸被褐懷玉豈能周知若專引知識則嫌於挾私難服衆心若止循資序則官非其人何以致治莫若使在位達官人舉所知則克協至公野無遺賢矣臣不勝狂愚欲乞朝廷設十科舉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為師表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舉有官人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舉文武有官人此科亦許鈐轄已上武臣舉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舉知州以上資序人五曰

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有官無人皆可舉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舉有官人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舉有官人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科舉有官人應職事官自尚書至給舍諫議寄禄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太中大夫職自觀文殿大學士待制每歲須得於十科内舉三人非謂每科各舉三人謂各隨所知某人充某科舉共計三人其狀云臣竊見某人有何行能並須指陳事實不得徒飾虚辭位在上者得舉在下之人位在下者不得

舉在上之人臣今保舉堪充某科如蒙朝廷擢用後不如所舉謂如舉行義純固而身犯名教節操方正而佞邪憸險智勇過人而愚懦致敗公正聰明而私曲昏闇經術精通而不能講讀學問該博而空踈牆面文章典麗而鄙拙紕繆善聽獄訟而寃滯失實善治財賦而病民耗國練習法令而屢致出入及犯正入已贓臣甘伏朝典不辭候奏狀到日付中書省擇勤謹吏人專切收掌仍每科各置簿書時抄録年月日某官姓名別置合舉官臣寮簿歲終不舉及人數不足按劾施行或遇在京外方有事須合差官體量相度點檢磨勘刻刷催促推勘定奪則委

執政親檢逐簿各隨所舉之科選差令試管幹上件差使若能辦集即時别置簿記其勞績遇本科職任有闕謂若經筵或學官有闕即用行義純固經術精通學問該博等科人臺諫有闕即用節操方正科人之類則委執政親檢逐簿選名實相稱或舉主多或有勞績之人補充仍於本人除官勑告前盡開坐舉主姓名於後或不如所舉其舉主從貢舉非其人律科罪犯人正入已贓舉主減三等科罪者因受賄徇私而舉之罪名重者自從重法期在必行不可寬宥雖見為執政官朝廷

所不可輟者亦須降官示罰即朝廷臨時因事特詔舉官謂若舉知河渠馬牧等之類不在十科之内者有不如所舉亦同此法所貴人人重惜所舉官皆得人元祐元年六月上時為尚書左僕射有詔從之

上哲宗乞舉官限三日闕報御史臺

上官均

臣聞為國之道莫急於任賢求賢之術必資於薦舉所薦既博則所得者多而四方之英才皆為國家之用天

下豈憂不治哉自陛下臨御講修百度夙夜求賢以康庶務始詔侍從舉堪為諫官者各二人繼又詔薦中外之臣以充監司之選詔命始下從官人人皆務蒐擇端方謹厚之士以副朝廷旁求之意中外翕然號為得人近又詔侍從兩省左右司內外臺薦公明廉幹才堪理劇者俾治多盜縣邑其於求才可謂博而詳矣然而愛惜好惡者天下之常情也好則相譽而忘其不善惡則相毀而忘其所可稱人情之所同也自侍從以及外臺

固朝廷一時之選然捐私尚公以薦賢報國為己任者未必皆然也方陛下臨御之初人情未敢營私繆薦以取咎戾切恐法久弊生背公徇己之意作故舊則以情相望權勢則以力相軋薦舉之人唯權與舊則公路塞而真才棄矣昔仁宗嘗興孝廉之舉未幾薦者牽於私徇多非其人遽詔寢罷議者惜之檢會元豐令受勅特舉官者奏訖且以所舉官報御史臺近來報者絶少臣等不盡聞之考薦不實無由彈奏臣欲乞今後令童奏

房及內外舉者奏狀到發限三日內關報本臺庶幾臣等得以盡知薦舉非才職事隳廢與本臺監司考核有實者從中書籍記顯加譴罰每人三薦不實者特勑舉官不得參預如此則人人顧義畏法以妄薦為恥真才實行可坐而得而踈遠寒畯之士無不用之歎庶幾弁謀合智以成太平之治實非小補元祐元年上時為監察御史

宋名臣奏議卷七十一

宋名臣奏議卷七十二

宋 趙汝愚 編

百官門

考課

上太祖請行百官考績 趙普

臣近者叨承聖造僃位台司任重才輕以榮為懼臣伏聞宰相者上符乾象下代天工調六氣則品物咸亨舉

百職則彜倫式叙佐君垂拱致時太平茍非此才焉用彼相臣自膺寵命如履薄氷夙思援古施今少裨廣視遠聽伏自陛下天命攸屬人情有歸西伐壺關東平淮甸馳驅虎旅霜露翠華開創之初實艱難于王業平定之後思整頓于皇綱六十年驕倨荆湖咸歸至化五千里混同書軌盡革澆風是知惟德動天惟天佑德惟至公而超百代念不驕而爲永圖可以肩拍唐虞籩驅晉魏立太平之基已固致雍熙之化方隆臣幸遇昌期尋

當重委尸祿徒久立事無聞固無宰相之才謬居宰相之位寵澤斯厚循省何安所願夜思晝行獻可替否精求古道上副天心臣以謂治國莫如用賢用賢莫如歷試歷試莫如責功責功莫如較考况三考之典出自唐虞四善之科垂于令式當治世之激勸不間公卿由近代以因循止及州縣遂使居官食祿賢愚無分別之因冒寵挾私陞黜有泛濫之弊厥官徒設其踶若虛凡庭揖以庭趨但旅進而旅退由是職皆不舉人盡偷安若不

法於舊章恐轉隳于庶務臣欲起請今後除節察防禦團練刺史及武臣等葢必戰伐立効禄位酬勲凡公事仰委官吏振舉外伏請先自宰相次百執事至于賔客寮佐等皆請逐歲書考所冀事皆師古理得從長退不肖而進賢才更無疑慮勸奉公而修職業各盡器能儻書考之請遂行則太平之期可待應有合關考課事件伏請下考功按令式詳定條奏乾德二年上時為門下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上太宗乞天下官屬三年替移一年一考

陳　靖

臣今日內殿起居次當轉對自量荒昧莫識變通當求理之朝唯思進說顧犯顏之罪不敢避誅庶同千慮之愚少助萬幾之智伏以尊號皇帝陛下應乾御宇十六七年拓土開疆萬數千里尊師問道期庶績以咸熙審官求賢欲百揆而時序每日臨軒決政隨事制宜小大之權悉干進止以至中夜忘寐未明求衣惕厲恭勤何

嘗暫捨臣誠不佞以臣所觀由堯舜已還君天下者未有若陛下之焦勞也然則焦思勞神陛下之所已至守官供職羣臣之所未專頹壞紀綱虧損政教者誠以考課之法尚缺升降之資不常得之者未必賢才失之者未盡不肖舜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夫子曰苟有用我者三年有成蓋聖人因其國而設其官久其官以行其政官不久何以明其術政不行何以觀其化明術則美惡難逃觀化則治亂可審然後考課之法不得

不精黜陟之方不得不當既精且當雖元凱在下致之於股肱四凶居高投之於荒服乃其分也夫何怨焉語云舜有天下舉臯陶不仁者逺矣湯有天下舉伊尹不仁者逺矣静而思之由此道也伏見前制有考課官人之法先在有司定其優劣六品而下尚書覆問五品已上天子與公卿評其善惡上上者遷之下下者黜之中中者常調之能否各當賞罸大行方今幕職州縣官雖流内銓考其資歴京朝監司之任審官院較彼幽明然

且寮屬至繁寰宇至廣不可遠視遐聽究極是非徒能按式准文聊爲隆殺往往假聲竊譽驟越階資課實責虛不拘殿最且人心猶水法制猶坊或禦得其宜則澄澈之姿至矣茍限非其要則懷襄之勢起焉又況州縣之官乃京朝之基本京朝之任亦卿相之推輪必須先正其初然後不撓其末今考功之職雖有其名綿歷歲時莫聞振舉是致有自州縣慕職遷升京秩賛洗三丞者纔及京官秩賛洗三丞便望正言司諫郎中御史者

洎至正言司諫郎中御史又圖給舍丞郎既得給舍丞郎即希公卿宰輔者爭馳互競厚援廣交揑聲勢以相毀稱伺釁隙而相攻擊貪名冒進棄禮讓以如遺揣已循涯豈滿盈而知戒如此則下位者唯用心而圖上在上者誠自固而不皇雖有臯夔稷契之能龔黄魯宓之術亦何暇卹民憂國而成功著業者哉臣按于傳品士之科一曰德行以立道本二曰理才以詳事機三曰政才以經國體四曰學才以綜典文五曰武才以禦軍旅

六曰農才以敎耕稼七曰工才以作器用八曰商才以興利源九曰雜才以長諷諫凡此九等委在百司合而論之則邦國之政斯備分而考之則小大之職各揚又李唐考課有德義清謹公平廉恪之科由近侍至于鎮防並據職事目之為最各有等級元屬考功以臣所觀自古黜陟之制其遠者逮至九載其近者六年四年擬之於今不可卒用臣欲乞天下諸色官屬依舊三年替移仍一年一考是非三考然後升降有績者賞無勞者

罰善最特異者錫以殊勞累任無狀者置之散地不能致功雖有善名者不與之陟不廢其職雖有惡名者不録其尤黜陟審於實不信於虛幽明察於直不憑於詐其在京百司及臺省已上官逐年乞選任公直御史一人採察能否虛實之狀職事者以功勤為効散官者以才行為程必在周詳無許闊略其外地長吏使臣寮屬已下乞委逐路轉運使副亦如御史所行並至年終具逐人功過事狀開折申奏乞下考功從考功依准格條

比附優劣一如往制先定考辭量等級而褒懲體幽明而黜陟必取允當無涉黨偏然後申入中書及關報流内銓并審官院再加詳酌的是公平即具等第奏聞取候聖旨除授其中或有奇才異畧藴蓄經綸碩學雄文服勤筆硯可以整齊綱紀羽翼朝廷師傅帝王扶持社稷者不在此限并内外官屬或有過惡之跡不預品較之丈别致昭穆會得確實若採訪有漏即罪採訪之官如考課不明即罪考課之職按其輕重斷在必行庶使各

勵恭勤無敢弛慢如此則官有常序事有彛倫姦宄不能任其邪忠良不可奪其正名器各有分賢愚各有途狗不績貂石不參玉欲使職事不治政教不行民不康俗不阜爭訟不息廉遜不興者未之有也臣誠以能致民康俗阜訟息遜興其要者不出於牧宰之任也向使牧宰得其人則郡邑政行僚吏事肅編民不殆外姦不生又以能致郡邑政行僚吏事肅者莫出於轉運使副也由是而言則國家任官擇吏其謹重者在於此焉且

方今天下知州軍僅及四百縣不減數千若令一一選於朝廷人人欲其稱職深恐闊略未得精專臣愚以謂擇縣令知縣莫若於知州知軍取知州知軍莫若於轉運使副制轉運使副乃繫于朝廷又且轉運使副不過三十來員況當文物盛明士之衆庶儻或推公遴選何憂不得其材既朝廷選任至公則轉運使副安得不公轉運使副既公則知州知軍孰敢不公知州知軍既公則掾佐之吏盡公而況縣令知縣敢有不公者乎夫如

是則赤子有歸蒼生受賜遐邇之俗小大攸同古所謂形直影端上行下法其理要而其效速其功倍而其敎神者此其略也但臣忝居通籍無補聖朝次當上言不敢避罪所有加減考課之制詳酌今古之宜尚有科條難盡披述設或陛下賜之睿鑒朝廷許其必行則臣願竭狂愚乞與有司評議淳化三年十月上時為祕書丞直史館

上神宗乞別定縣令考課　蘇頌

臣竊以國家恃以為治者民也使民務本而趨善者縣

令也是以前世論政者莫不以此為首務曏者仁宗皇帝深知其故始詔保任縣令近歲復增考課之法其所以責任求治之意至矣然而縣邑之間卓然以治理之效聞者猶寡臣切思之蓋以殿最之格不過校簿書案文法而已故簿書益密而綱紀益擾文法彌具而治道彌遠是豈朝廷任官責效之本意邪且古之治民勸導教率無所不至故孝弟力田有優異之科三老五更又有表率之義由是農民衆而土田闢風俗厚而獄訟稀

今則不然民勤于力苟致贍足則懼升遷等第遂有因循不耕之患是力田者有累而惰游者無罰也父兄聚居田稍多則懼差徭配率遂有離析異居之弊是孝弟無所勸而姦惡未得止也鄉村但有耆壯巡察吏卒追捕不聞以善道諭之者是敎化無由致而獄訟不得息也然則欲變其俗使稍務本者亦在朝廷勸勉之而已臣欲望賜詔戒敕自今考課以令長能用善道諭民棄末游而歸本業致獄訟稀簡而盜賊衰息者為優等其

能校簿書均移税賦發姦捕盜興利除害者為次等二者咸無為下等優等望賜超擢次等再加激厲末等自當降黜其田里之民亦許令長舉察州郡案覆立為科條有能盡力畎畝開墾陂澤久遠為利於衆者或羣居孝友宗族和睦為鄉黨所推者如此之類特與蠲除户下差役其復有明于義理年高行著即少加旌異或立鄉官之號以賜之使人諭教化于下相率而歸于善道如此則廉平之吏思盡所長禮義之風庶幾可致熈寧二年

上時知制誥
同知審官院

上神宗乞以守長考之上中下而别其善惡

范百禄

臣竊以天下之治先在安民安民之本在重守長今守長不重極矣有列於朝善最不聞而譏謗及之者出為之養貧引老而求便其私者出為之其次則所謂常調吏逾年而受及待二年之闕者比比皆是所謂朝廷之詔意何可得也其間選差或以勞閥堂除或以薦舉纔

十分之一爾亦不過辦職亡過而已然率不逾三歲而更三歲而去矣然而又有甚焉今州縣守長一歲之間有再易者有三易者或至于四易者將迎道途之不暇彼雖懷奇抱異何暇施設此不獨守長之罪其理勢然也不稱其任使不平其賞罰故爾今欲以考之上中下而別其善惡示之以懲勸焉凡守長有能為民興利除害其政和平而民安之一境之内農桑勸逃亡返盜賊息鰥寡孤獨各得其所如是者為上考反是者為下考

其考在上下之間一得焉一失焉而善惡相半者為中考中考者代注本等差遣下考之下者與監當下考之中者與通判上考之上者朝廷拔用唯所置焉上考之中者為監司郎吏上考之下者與一次堂除大郡或先增秩或減年或賜金各有差而使之再任再任滿日審如前考雖更加優而褒進亦唯詔令耳如此則中才庶士皆知勉勵況賢者乎昔漢宣帝興于閭閻知民疾苦及即位召拜二千石皆親審之又考察其行以質其言

常稱曰民安田里而亡嘆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使久其任無數變易常以璽書勉其治効公卿缺則選諸所表者以補之是以黄霸朱邑光于史册古不難及惟陛下加意焉熙寧五年上時為翰林學士

上哲宗乞立監司考績之制　劉摯

臣自待罪風憲屢曽以天下監司為言乞澄汰選擇誠以朝廷政令使監司得其人則推行布宣可以諭上指

而究恵澤茍非其人則所謂徒善而已終于民不得被
其利夫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朝廷以名寔為事行綜覈
之政而下乃為刻急淺迫之行朝廷以教化為意行寬
厚之政而下乃為舒緩茍簡之事皆習俗懐利迎意而
作故所為近似而非其本意然也今雖因革之政有殊
而觀察之俗固在但所迎之意有不同耳其為患一也
昨差役之法初行監司已有迎合爭先不量可否不校
利害一槩定差騷動一路者朝廷察其意固已黜之矣

推此以觀人情大約類此且天下之事散在諸路總制于監司其大者治財賦察官吏平獄訟考疾苦茍使者皆務為寛緩縱弛茍且安靜則事之委靡不振世人受弊不可勝言也向來黜責數人者皆以其非法掊斂意在求進害民太甚者爾非欲使之不省其職廢所宜治之事謂之寛厚也昧者不達故矯枉或過其正則臣謂此俗不可滋長要須大為之禁伏乞聖慈詔執事申立監司考績之制以常賦之登耗郡縣之勤惰刑獄之當

否民俗之休戚為之殿最每歲終以詔誅賞仍自今歲始焉庶幾有所隱括裁制之使循良者不入于弛精明者不入于薄然後上副聖明制治用中之意夫察時之寬猛緩急觀俗之過與不及而張弛其政今日事也元祐元年上時為御史中丞

上哲宗乞定州縣考課之法　上官均

臣聞治天下之術莫重於牧民牧民之任莫親于守令守令不賢人君雖有良法美意不能布宣而朝廷之德

澤終不能被于天下然人之才氣用之則奮賞之則勸抑之則沮兩漢而下守令之効班班尤著者莫盛于漢宣之時豈其人材獨賢于後世誠由綜覈有法奬厲有術故也故其小者增秩賜金其大者入為公卿當是之時人人自奮唯恐居後此所以竭智盡謀以成中興之治也比年以來外臺以財利督郡縣不責守令以治民之効郡縣以財利責民不暇及撫循安養之術其甚者笞榜刻剥窮耗財力以免一時之責朝廷雖有守令考

課之法文具而無實未聞擢一良守進一賢令以聳勸羣吏此士之才氣所以委靡沮喪而不振也故獄訟繁多盜賊充斥田里有愁嘆之聲四方嗷嗷不被朝廷之德澤者良以此也自陛下臨御罷吏局寛民力釋逋責黜暴吏斯民欣然有更生之意且及此時定州縣考課之法以勸守令庶幾有以宣布朝廷愛民之澤今以一路言之其為郡少者不下七八為縣不下數十豈無一二循吏可以褒進然黜陟不明能否難任賢者低回儔

衆無以自表庸者齷齪無大過不失叙遷此能吏所以不勸治効之所以不著也臣願敕有司明定考課之法太守考校縣令第其優劣之著者各一人歲終以上外臺轉運使會諸邑之課又擇其一路之尤者令之優劣各二人守之優劣各一人以上于朝廷其守令至官未成考者不預殿最然後委本臺會議參考名寔其優劣尤著者顯行黜陟如轉運使挾私昧識考次不實者亦加責罸如是則每路守令黜不過一二人而天下之吏

已蕭然聳動矣臣又見諸劇縣不過數十民頑訟多或十倍它邑心勞責重為令者多不樂不過部以闕官日久須至硬注被差者黽勉就任未必得人至於計日待替苟免畏避事愈不治臣以為劇縣有闕乞令兩制以上舉官滿秩無大過者與堂除優便之地在本等之上其治効優異者别加賞拔如此則才者樂于奬用不憚煩勞劇邑又且得人無前日之弊臣竊觀陛下臨御以來發詔布政未嘗不以愛養元元為意而守令牧民之

任未有黜陟之法其貪邪大吏中外所嫉者雖加棄逐猶不失為郡竊意朝廷未以郡守為重也陛下雖有愛民之心而為之牧養者恐不足以副朝廷布德行惠之意願陛下斟酌愚言留神而詳擇焉元祐元年四月上時為監察御史

上哲宗乞著監司考課之法　劉安世

臣伏觀先王之治在於官率其屬使上下足以相維內外足以相制故人各任責而無茍簡之患吏不數易而見誅賞之寔此堯舜三代之所共由而不可廢者也今

親民之任在郡縣朝廷既為之置守令矣衆守令而無統率則民或受其弊又為之設監司之官坐制一道多者至三十餘州少者亦不减十餘郡也其所以班道風化振舉紀綱舒慘百城廢置羣吏調發兵食均節財賦朝廷一聽其所為可謂任之重矣既付之以如此之權而無法以糾其謬豈非責小官為太密而馭大吏者為太略乎臣聞祖宗之朝所以擇監司之意甚謹而考績之制甚詳近世因循寖以不講授任之際未嘗察其行

實遂容非才冒處其間既蒙使指鮮能稱職或出於私喜而褒薦過其情或發於暴怒而誣捃非其罪或優游苟且計日待遷或承風望指以非為是急功利者有至於妄作務寛大者有至于容姦不唯無補于朝廷抑亦有害於政事臣嘗考唐六典監察御史之職掌分察巡按郡縣每詣十道則選判官二人以為之佐是御史非特糾尚書六司之過失而亦按治外路也臣愚欲望聖慈詔執政如諸路監司闕官並以兩制等所舉本科之

人吏加掄擇須協公議方可除用若未滿任不許遷易講求祖宗課責轉運使副之詔著爲定法然後以天下諸路分隷六察間遣廵行按其功罪若治行尤異則元舉之官宜推進賢之賞職業亡狀者必行謬舉之罰庶幾吏久其任不敢媮惰上下交儆百職修舉元祐四年九月上時爲左司諫

上哲宗乞行考課監司郡守之法

范祖禹

臣伏以自祖宗肇造區夏劃藩鎮分天下為十八路置轉運使副提點刑獄有州三百州置守皆得專達于朝廷有縣一千二百縣置令皆命于天子其始也收鄉長鎮將之權悉歸于縣收縣之權悉歸于州收州之權悉歸于監司收監司之權悉歸于朝廷監司者古州牧連帥之職也郡守者古公侯之國也縣令者古子男附庸之任也自古封建則有強偪之患郡縣則無藩屏之衛漢法古建侯王終有七國之變郡守權重得專生殺唐

世自方鎮至縣令皆有專殺之威不請于朝廷唯本朝之法上下相維輕重相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民自徒罪以上吏自罰金以上皆出於天子藩方守臣統制列城付以數千里之地數十萬之師單車之使尺紙之詔朝召而夕至則為匹夫是以百三十餘年海内晏然姦謀閉而不興寇亂息而不作舟車所至海隅出日無異近地不唯祖宗仁恩德澤深結于民亦由制置郡縣最得其道前世所未有也夫監司付以一路守臣付以

一郡縣令付以一縣皆與天子分土而治者也其可以不擇人乎夫一縣令不得人則百里之地受其害一郡守不得人則千里之地受其害監司所以代天子廵狩黜陟功罪進退能否内集財賦外衛封疆者也若不得人則一路可知矣朝廷比年命中外兩制舉監司又出省郎為之亦有意于遴選矣然監司有善未嘗知也有不善亦未嘗問也夫人之情能者不見異而不能者亦見容則自中人以下幾何而不惰是以議者多言監司

職事不舉夫天下之吏患在不奉法令而觀望朝廷之意朝廷之意寛則吏治茍簡遂至於怠朝廷之意急則吏治慘刻遂至于苛夫觀望上下以為寛猛者是未得人也賢人君子豈有觀望而為政者哉祖宗以來有考課監司之法神宗時猶行黜陟近歲廢而不舉臣望陛下詔大臣舉行考課之法專考察諸路監司置簿于中書凡有奏請及功罪皆書之參之以衆言驗之以行事歲終則較其優劣簡其能者亦簡其不能者而廢置之

舉天下十八路監司不過數十人欲皆知之亦無難矣夫選天下郡守此大臣之職也古者天子親選之漢宣帝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愁怨嘆息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者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故二千石有治效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以漢世良吏于兹為盛稱中興焉光武廣求民瘼觀納風謡吏多得人百姓寛裕自建武永平之治後世莫及唐

太宗曰爲朕養民者惟在都督刺史朕常書其名于屏風得其善惡之跡即注于名下以備黜陟是以貞觀之治幾于三代明皇開元之初欲重都督刺史選京官才望者為之十二年以山東旱命選臺閣名臣以補刺史十三年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為刺史又勅京官四品以上外官刺史四府上佐各舉縣令一人視其政善惡為舉者賞罰是以郡縣多得良吏其治幾于貞觀國朝太宗皇帝嘗語宰相曰朕擇循吏俟選及三百

人則天下何憂不理臨御以來郡縣未理由擇人之未當也太宗又嘗選祕書丞楊延慶等十餘人分為諸道知州謂宰相曰刺史之任最為親民非其人則下受其弊審官院上新所選京朝官充知州者二十餘人御前給印紙歷子太宗親書以賜之其略曰惠愛臨民奉法除姦因謂知院錢若水曰所賜戒諭有除姦之語恐不曉者從而生事可謂以除姦之要在乎奉法耳朕盛暑中寫此豈不勞乎第為官擇人以安百姓也神宗嘗謂

執政曰朕思祖宗百戰而得天下今以一郡付之庸人深可痛心自太祖至神宗未嘗不留意親擇郡守今二聖垂拱悉以政事付之大臣然則今日擇郡守乃大臣之職也自京朝官以上功罪善惡無若吏部知之為詳臣愚欲乞先委吏部尚書取當為知州者具其功過舉主而擇其可任者保明之以上三省三省召而審察之凡當召者使之言二事以上如轉對法或前任利害朝政闕失不唯可以觀其才識亦因以廣言路通下情昔

堯之試舜亦詢事考言舜之用人亦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夫欲知其人不過以言與事二者而已若其底行及有功狀與其舉主多名人則可用無疑矣其不及者以次差人其否者與京府或藩郡通判其罷癃不能任職者與宮觀有罪者自依舊法降監當既定其等然後使御史臺糾其不當者到官則委監司考其課每及一年則以優劣聞而行黜陟焉如此則能者必出不能者必漸退雖未盡善得人必多矣夫有監司則有郡守有郡

守則有縣令未有監司郡守得人而縣令可以容貪虐昏闇之人也是故天子任宰相宰相擇監司與郡守監司郡守當擇縣令宰相察監司而已監司察郡守郡守察縣令朝廷據其所察而行賞罰此豈難哉夫有考課而無黜陟與不考同令部雖以上中下為等文具而已非有賞罰使人勸沮也臣伏望陛下明諭大臣使審擇監司而專考之又使大臣代陛下擇郡守其監司郡守考課必行賞罰使監司郡守專察縣令庶使天下官吏

漸多得人然後可以言治矣元祐六年十一月上時為禮部侍郎翰林侍讀學士

上徽宗乞以田疇墾廢多寡為守令進退之法　江公望

臣聞損上者益下之道厚下者安上之義未有不先厚下而上莫居者也未有下不益而上獨有餘者民為邦本食為民天洪範八政以食為先必曰農用八政者益下之道也詩之公劉以疆埸為先必篤公劉者厚下之義也召康公獻公劉之詩於成王涖政之初箕子陳八

政於武王勝商之後以大君初政貴乎知本本立則政舉矣故教生于既富禮興于足食操犬寵者未有不以農為急令天下四民雜處侈靡淫巧之智興轉而為工者皆是倚市罔利之徒熾散而為賈者不可勝數執公府之役一邑之中不知其幾家焉怠惰游手一家之中又不知其幾人焉故一夫耕十夫待哺十家耕百家仰食豈獨如是軍賦於是乎出公需於是乎興賓客冠昏喪葬于是乎在一有旱乾水溢雖終歲勤動糟糠不厭

流離轉徙於溝壑朝廷雖遣使發倉廩以振救之死已十八矣監司郡守雖有勸農之名而無勸課之實設有其實人必指為迂闊而竊笑故不能持久也漢文帝以孝弟力田者同科詔書勸諭謁者賜勞自爾海内富足禮義興而幾致刑措今郡守縣令以外任之輕安于苟簡而不究治民不安業澤不下流無足恠也臣伏願行勸課力田之詔發於惻怛重于丁寧終以不倦以田疇墾辟多寡之地為守令進退之法其有田疇加闢民安

其政雖長子孫勿易於是久任之道寓焉璽書勉諭加秩賜金須公卿則簡之郡守闕郎選則縣令入補於是外重之勢舉焉一舉而三得之矣蓋外重則久任者安於圖治不為苟簡因循之政加之惻怛丁寧不倦之詔諭雖有不欲力田之民蓋寡矣由是富庶之俗興禮義之教行天下之不治者未之有也伏望陛下少留意焉天下幸甚建中靖國元年上時為左司諫

宋名臣奏議卷七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奏議卷七十三至七十五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學正臣吳垣

謄録監生臣陸昺

謄録監生臣陸紹臺

宋名臣奏議卷七十三

宋　趙汝愚　編

百官門

重外任

上真宗論重内輕外　　張知白

臣竊覽方册見唐虞之制立四岳十二牧百工允釐百揆時敘又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漢史載宣帝為

名盛之主美其任人責成知王道之根本常曰與我共治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斯言也傳示不朽後之人孰不稱頌哉國家受命上穹光啓鴻業順考古道增崇慶基陛下聽政之初愛民在念焕彼宸範垂為政經授之守臣俾治黔首斯固踵唐虞之盛而稱首於百王矣昔唐李嶠嘗云安人之方須擇郡守竊見朝廷重内官輕外任每除牧伯皆避命致訴比遣外任多是貶累之人風俗不澄寔由於此望于臺閣妙選賢良分典大州共康

庶績臣請假近侍率先庶僚鳳閣侍郎韋嗣立因而請行遂令以本官出領州郡伏見江浙州郡方切擇人苟有闕員俾之承乏臣雖不肖願繼前脩炳唐年非遥郡故事仍在儻以為允乞舉而行大中祥符四年七月上時為龍圖閣待制知審官院

上英宗乞中外之臣出入更任　呂　誨

臣竊以漢宣時悉出諫官補郡吏諫大夫蕭望之為平原太守内不自得因上疏召還守少府未幾復為左馮翊憂畏移疾上遣使諭意蓋知望之材任宰相欲詳試

以政事故也唐陸贄亦言中外迭任誠為國求治之切務也臣伏覩臣僚有初任不曾歷外官後來嘗出國門致身高位者甚非公朝用賢詳試之道也而又比年二府用人除拜不出於京師重內輕外亦以明矣以此居內者安為倚附唯恐補外居外者久而不復自謂絶壁進之望使盡賢於蕭望之亦未必能平于中也陛下即位之初馭臣之道宜使均平法漢宣詳試之術思任賢共理俾中外之臣出入更任考其績效責以名實以是

取人得之必多太平之治不難致矣惟聖神留念天下之福也嘉祐八年上時為殿中侍御史

上哲宗論人情樂内輕外　　顔復

臣伏覩陛下求治之意安遠甚乎綏近令人臣事君之心治外懈于治内如此上下相戾欲治登休實而民無失所不可得矣何哉自二聖臨御以來敢有小違民情而幸利于國家者撤而去之唯恐不逮銷欝伊之氣召和順之祥指日以期太平之政由是知陛下視遠如邇

夙夜軫懷則尤重于遐遠耳目之外也中都省臺寺監之屬沿歴代之名皆命以員四方之官監司守令郡縣官至筦榷邏儌之職鮮有無實而置者是以人情輕外而樂内居内之官疲者可以逭過才者可以育聲躁求儌進往往有踰分之得非自重而信道信道而安命安命而行志行志而愛民者不免有外官勤勞寡效之厭矣此而不革則將如唐之中世慕入都之官為登仙之勝如是則上違陛下欲治之心下有遠民無告之弊陛

下孳孳益勤而治功益遠汎上恩不孚而民志不申天下之患無大於此今天下最切于治人之官莫若監司守令監司之權乃古州牧之比而今人望而言曰此中都汰而至耶或不足取以在內耶望者不信其為而居者不勵其實如人一身首莊心忻而手足不運將安用之救今之弊願陛下嚴天下監司守令公正愛民衆所共知小者勉以手札大者擢而躐進之充中都之美官則遐邇之臣知陛下以民為重孰不崇勸本豐末美上

下志通施德于民如置郵之速而雨露之溥不勞而天下治矣元祐元年上時為太常博士

上哲宗乞由縣令然後居寺監由郡守然後至臺省　畢仲游

臣聞君子以名用人者為其信于衆也一人譽之不足以成名必衆人譽之然後可以成名則名者信于衆之謂也然士有依名而為利不思行已之何如飬交取合亦足以成名者故君子之用人必索其實孔子曰吾之

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試者所以索其實也而太公亦曰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竅竅竅言不聽姦乃不生則名實者用人之大契君子所以配仁義而並行之公道也昔漢宣之治雖不及三代然刺史守相輒親見勞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者必知其所以然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故漢世之良吏於孝宣時為多而龔遂黄霸之徒皆得以良吏自見於世元成而下

孝宣之業雖衰然名實之法猶有存者故建武永平間郎官出宰百里尚書令僕亦為郡守而虞延第五倫鮑昱之徒更以郡守入為三公守令之重如此是以卓茂魯恭皆以縣令為循吏茂亦卒至三公則孝宣名實非徒一時之稱蓋得孔子試之之意而後世可以循用故也自唐以來官在内者重官在外者輕故張九齡欲重刺史縣令之權歴都督刺史然後入為侍郎列卿歴縣令然後入為臺郎給諫而法亦卒不克行本朝之制九

品可以為縣令七品可以為郡守則是九品之賤已當漢郎官之選而七品之人已任漢令僕事矣持禄處內者旣無治民之責而多進遷之門守法在外者則數出於俗吏而不見用就有用之者不過由縣令而居幕府由郡守而為監司所謂臺郎給舍令僕三公未有由此途而出則內官安得不重外官安得不輕是以名實相紛毀譽淆亂養交取合之人漸以得志則守令如龔遂黃霸卓茂魯恭亦何道而進今當體其大意稍重郡守

縣令之官通都大邑有善政者數加奬勵使必由縣令然後居寺監由郡守然後至臺省則人人樂于外官赴功治職齊民可受其賜而寺監臺省亦將得真材毀譽名寔無所紛亂又合孔子試之之意蓋事有不召而自至者西漢重功名則權竒倜儻之士出東漢重名節則蹈難死義之臣衆有唐尚文詞則詩歌賦頌綴文之人亦出而不絶今果重在外之官使必由縣令而後居寺監由郡守而後至臺省則為良吏者亦將不期而自至

名實之論惟所加處紹聖二年上時為秘閣校理

上徽宗論朋黨之患本于重內輕外

葉夢得

臣伏以陛下自親政以來凡擢士皆不以次用人之速古所未有將必得遠業大罷以為社稷無窮之計士大夫蒙識擢初何嘗盡知此意其朝夕趨走大臣之門者僅志於得而已夫高爵厚禄人之所欲得而陛下之所有也一介匹夫崛起畎畝陛下不愛所有而與之人人

皆得所欲反自認以為已物爭奪傾覆唯恐其失視國家事曽不一槩于心陛下不負羣臣而羣臣負陛下者如此殆為朋黨者勝也朋黨之患世孰無之而近日為尤甚者其原本于重内而輕外且今自外召入者茍有寸長計日可取貴顯又况阿附趨佞别以智巧得之一居要位非譴謫則不去而居外任者非被罪廢黜則孤寒無援之人也雖嘗為宰相執政者亦然夫以内為榮進之塗則茍可以安于内者人誰不營以外為譴黜之

所則苟可以免於外者人誰不避此所以根株連結卒不可破祖宗時宰相罷歸班或補外未幾皆復名用中世以後乃各帶節鉞崇職至於執政從官更出迭入未嘗有間夫使不慕居内不畏處外内外去來各適其志士大夫苟知自愛則亦何必捨彼而趨此謂之朋黨非大姦邪勢亦不得不自離今欲救之莫先於此然臣既為此言不可不以身先衆人願乞為郡大觀二年九月上時為翰林學士

久任

上神宗論方面之寄勿遽更易　劉孝孫

臣前日奏事延和論及久任官吏之意臣竊謂設官分職以相經緯而不責悠久一切代徙曾無常任皆自昔之公患比來朝廷思革前弊如監司使者稍稍任之久而方面之寄尚或遷易不常事大體重方幸得人要且勉徇吏民便安之意少息遞傳送迎之勞曲假歲月使得盡所施設夫豈不美如留守大名府韓琦知成都府

趙抃皆朝廷舊臣天下之所屬望琦有大節抃有清德所至誠服如其父母藩垣之外得斯人而任之則可以坐分宵旰之憂矣臣願陛下留神方面遴揀名德久其時歲勿遽更易雖心在王室臣子之志而無以公歸實厭輿望臣不勝區區熙寧五年上時為侍御史

上神宗論守令許保明再任　彭汝礪

臣聞事有若緩而所主最大理有若迂而所關最急者守令是也今之談治道者咸謂迂緩忽而不省然百里

之命千里之寄財賦之繁彼寘尸之獄訟之重彼實任

之向使一不得人則陛下雖有德澤誰與達此百姓雖

有沉寃誰與領此臣伏見陛下儲神政機勵精民務屢

下德音誕告中外峻刺舉之法嚴考課之令四方聳然

咸知趣向以臣觀之今四海幅員之廣有學士大夫之

衆所謂循良之長慈惠之師冝不難得然限以歲月不

足以程其功槩以資格不足以起其意臣今以為宜委

按察官精覈部吏其有究心政理宜於其人有志功名

善于其職者縣令許知州保明申監司知州許監司保明奏朝廷不限員數並許再任如任內別有功狀卓然可觀大者特賜詔除次者優加秩任其合關陞磨勘者並與就任陞改如此則能者得極其意奮迅于事功中材不忍自棄自勉于職業熈寧十年上時為監察御史裏行

上哲宗乞中外官久任　文彦博

臣以中外任官移替頻速在任不久有如驛舍無由集事何以致治故累曾上言乞中外官各令久任須滿資

考近日以來遷改尤為頻數盖由風俗躁競例欲速遷執政者或避怨謗不能鎮靜欲望中外治安未可期也臣欲令後凡差除中外官並具見在任官年月滿未滿須令任滿方得交替如是悉速藉才須要其人則不拘此制其任滿得替之官須具在任寔有勞績方與照會合闕陞差遣所貴官吏自此不敢苟簡欲速百職自然修舉

貼黄臣累曾上言以吏户刑部官屬主選大計刑

罰并外任監司及親民之官並須久任此繫朝廷致治之本不可忽也今乞與三省更申明祖宗舊法遵守施行元祐二年上時為平章軍國重事

上哲宗乞講求內外久任之法　上官均

臣聞治天下莫急于政事政事之廢舉既繫在官之能否又繫任用之久近任久則於政事能詳知得失以盡其才而無滅裂之患遷易則略於職事不足騁其智術而有苟簡之弊此人情之所同也臣竊觀今日之內外

百官唯常調之人在吏部差除或係堂除閑慢差遣方及二三年替罷其內任則六曹侍郎寺監長貳其在外則諸路監司及輔郡藩方率多屢易夫政事綱紀出於六曹寺監自六曹言之吏部户部職事最煩所繫尤重而監司大郡係一路千里之休戚甚重而不輕也明矣今旣屢易則職事不及詳知才術不暇施設則為吏部者必滅裂於條令為户部者必滅裂於國計為刑部者必滅裂於奏議轉運使之於財賦提點刑獄之於刑兵

常平藩郡之于民事必類皆茍簡不為三年之計况于
久遠之利乎天下政事莫大于數者而多為滅裂茍簡
之政欲求法令振舉民被其利不可得也臣竊原數者
屢易之意或出於職任之遞遷或出於人情之私出於
遞遷如禮部之除戸部戸部之除吏部是也出于私情
若從官之乞藩郡監司之自遠求近之類是也臣以為數
者之弊去之無難夫六曹侍郎不過數人實繫朝廷之
清選既為侍郎視其稱職而望重資久者自可進為尚

書不必以叙遷為進擢也夫設官分職所以為民不當緣人情私便而屢易其任則從官之於藩郡監司之求近地自當契勘某路到任如及二年則方與遷授則上下安便政事不至弛紊臣竊見陳潁近京數郡太守多止及半年即易他處太守以一郡為傳舍吏民以太守為使客送故迎新紛紛道路太守不暇整治其綱紀吏民豈有信服其政事耶臣以為奉行朝廷之法令而利澤天下者内則繫百官長貳外則繫監司郡守内外不

得人則不足以稱職得人而屢易則不足以舉職職不舉則政事廢弛而下受其弊雖有才吏與不才者相去無幾朝廷雖有良法美意是為徒法而已矣伏望陛下詔大臣講求久任之法使官宿其業責以治效庶幾人人悉心不敢懐苟且之意則天下之事豈有不治哉元祐五年上時為殿中侍御史

上哲宗乞監司久任　王覿

臣伏見諸路監司移易頻數坐席未暖已或有欲去之

心職事不安豈能為經久之計夫官不宿業古今之通患也今雖員多闕少久任稍難然中外官司猶頗有三年之法至於監司豈可以責之速效而轉徙頻數比他官特甚大率一路之間郡縣百數巡歷經年未能周徧官吏之能否民間之利病非熟見而詳察之未易得其實也或數月而易或朞年而罷則雖有高才遠慮何暇施為甚者習為因循苟簡以幸替去弊事無所革汙吏不知畏長久之策置而不問故轉運使財用日耗提刑

司常平坊場之政浸以隳壞此不可以不恤也臣伏望
朝廷立監司久任之法明詔諸路監司以久任之意使
才高慮遠者有所施為因循茍簡者知其無以逃責則
各思自竭而職事舉矣元祐六年上時為刑部侍郎

上哲宗論邊帥屢易　李之純

臣伏以西戎未附邊鄙用兵守土之臣不宜屢易蓋欲
責其實效必須假以歲月況帥臣總握中權指授規畫
日久而後士心信服料敵折衝立威制勝日久而後敵

心知畏未有歲月淺近施設尚疏而可立武事也近者慶渭二帥召還移替皆未成資若以護邊有功猶宜增秩以久任若以備敵亡狀豈當免過而優遷欲望精選才臣付以閫外應機制變得以專行明示三載考績之限非以功進非以罪黜更不先期除代庶幾邊事整備而戎人歎服元祐八年二月上時為御史中丞

宋名臣奏議卷七十三